

## 《辭源續考》劄記

舒寶璋

南昌職業師院

1979—1983年，《辭源》修訂本第一至四冊陸續問世。重慶讀者鄒知白先生將新版《辭源》第一冊認真通讀一過；同時從五個方面，提出了49條具體細緻的意見，寄給《辭源》編輯部。

黑龍江省的田忠俠先生（現為黑龍江行政學院教授）在《辭源》修訂本出版後，也寫成《辭源考訂》一書，於1989年5月由東北師大出版社出版；復著《辭源續考》，於1992年9月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。兩書共考訂《辭源》疏失2,825條，都70餘萬字，堪稱洋洋巨著。

與《辭源考訂》一樣，《辭源續考》亦分為四部分。今以《辭源續考》的第一部分為例，來說明田先生考訂《辭源》修訂初印本之貢獻。

一、考訂的範圍極廣。《續考》第一部分所涉及者，計有立目得失、注音訛誤、讀音標碼之失、義項組合不當、釋義未妥、述典不全、書證嫌遲、引書欠妥、引書標目不周、叢書誤稱、引文不確、標點可商和技術失誤凡13類、414條、490處。有些條所考的問題不只一處，故以問題計則為490處；舉凡《辭源》修訂之方方面面，悉已羅致其中。

二、致力的重點甚明。在上述易於致誤的13種類型中，釋義未妥、引書標目不周、叢書誤稱和引文不確四種，即達352處，佔問題總數的72%。《辭源》508.3 [哀誄] 定義為：「哀悼死者的文章。」《續考》曰：「釋義太泛而不切。誄，累也，『累述死者之功德以示哀悼也。』則釋文似可作：『累述死者之功德以示哀悼的文章。』」謹按《文選》序「美終則誄發」唐呂延濟注曰：「誄，累也；有功業而終者，累其功而記之。」則《辭源》所釋，確乎失之於泛。《辭源》279.3 [先君子] 條，書證之二引宋邵伯溫《聞見前錄·邵博〈序〉》云：「伯溫早以先君子之故，親接前輩。」《續考》明確指出：「此〈序〉乃伯溫自作原〈序〉，非博所為也。」謹按《聞見前錄》實有二〈序〉，一為邵伯溫所作，一為其仲子邵博所作；二〈序〉中皆有「先君子」一詞，前〈序〉之「先君子」指伯溫之父邵雍，後〈序〉之「先君子」指邵博之父邵伯溫。《辭源》引前〈序〉之文，而署以邵博之名，遂致子呼父名，實為一大失誤。《辭源》第一冊有「一弄」、「一投」、「一家一計」等88條引《古今雜劇》的劇目。《續考》俱一一指明：「（該劇目）未入元人無名氏輯《古今

雜劇》三十種，而收入明人趙琦美輯《脉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》二百四十二種。」謹按《辭源》編輯部所用者，蓋即明人所輯之《脉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》，只以書名較長，遂簡作《古今雜劇》，不意與元人所輯之書重名而有此誤。《辭源》013.1 [一吟一詠] 條云：「晉·孫綽、許詢同負盛名，和尚支遁問綽與詢孰優孰劣，綽答：『高情致遠，弟子早已服膺；一吟一詠，許將北面。』……見《世說新語·品藻》、《晉書·孫楚傳·附孫綽》。」《續考》謂「致遠」二字倒乙，因《世說》、《晉書》之原文並作「遠致」；又謂：「高、遠皆形容詞，情、致皆名詞，唯『遠致』可對『高情』。而引文作『致遠』與『高情』，則詞義、構詞法皆失對，實誤。」謹按此說有理有據，堪稱點水不漏；而所以致誤者，厥惟熟語之影響使然。諸葛亮《誡子書》云：「非淡泊無以明志，非寧靜無以致遠。」而「淡泊明志」、「寧靜致遠」諸成語，蓋已耳熟能詳矣；《荀子·勸學》「青，取之於藍而青於藍」之被引成「青，取之於藍而勝於藍」，亦屬此類。

三、提供的反饋最為全面而真切。《辭源》的修訂幾經周折，書既陸續發行，及時收集反饋，知所不足而改之，便成為極其切要之事。葉聖陶、丁聲樹、魏建功、周祖謨、孫德宣諸先生，都提出過若干中肯深切的意見。重慶鄒知白先生所提，側重於「條目應有而付厥如」、「條目可省可略」及「釋文包括未盡」諸方面。《續考》後出，而所考與上述諸老略無重複者，不愧為一家之言。《續考》之難能可貴處端在於：所考往往似異軍突起，為《辭源》編者修訂時始料之所不及。編者所用的《辭源引書表》，將《脉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》簡稱為《古今雜劇》，致與元人所輯之《古今雜劇》相淆，即為一例。又《辭源》190.3 [佛桑] 條云：「佛桑也叫扶桑。」《續考》則謂「佛」字頭下有三音(fó, fú, bó)，佛桑之「佛」，為「扶」之同音假借字，不當讀 fó，故宜加標音碼，作「佛<sub>2</sub>桑」才是。《辭源》467.3 [叶韻] 條有云：「南北朝時有『叶韻』之說，如梁·沈重《毛詩音》，於《詩·邶風·燕燕》三章『之子于歸，遠送于南』下注『協句，宜乃林反』（見唐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五）；以求『南』字與『音』『心』字叶韻。」《續考》認為：「所謂『以求南字與音心字叶韻』，令人費解，因前引文中僅見『遠送于南』，未見『音』、『心』二字所在之句，則亦難領會所謂『叶韻』之說。」諸如此類，皆來自反復咀嚼，深切體味，故能發專業名家及一般讀者之所未發。

讀其書，想見其為人。從《辭源續考》的第一部分，不但可以窺知田先生對《辭源》修訂初印本的貢獻，而且也可以概見一位辭書考訂者的特殊品格。

一曰學識淵博。辭書所涉之面至廣，幾至天、地、人、事、物、理，無所不包。凡參與修訂或考訂者，全才難臻，惟當盡量求其博而已。田先生《續考》322 將[天都] 條書證，自清王士禛《漁洋山人精華錄》提前至明徐宏祖之《徐霞客遊記》；252 [哇] 字條書證，亦自明湯顯祖之《牡丹亭》上溯至《元曲選》之《楚昭公》、《張天師》等劇。此非博覽羣書且積累有素者不辦。198 從[南溟] 條引文「北勢極而南溟深，天柱高而北辰遠」兩句中，發現「北勢」乃「地勢」之訛，此非深諳對偶者恐難於發其所覆。291、

292、324、325 諸條，對[地黃]、[地榆]、[天門冬]、[天南星]諸藥之性、味、功能有關者，悉予補足，則於中藥學亦頗具功底。060 對[乞相]條所引故事，考明《辭源》所引《唐摭言》乃隨意撮錄之一卷本，與十五卷本相去遠甚，且兩本之中，一作「乞相」，一作「貧相」，進而指明：「則立目與否亦大有可商也。」此又非博及目錄版本校勘之學者所能窺其堂奧也。

二曰考訂精審。發現問題憑大慧眼，解決問題尤需要真功夫。《辭源》634.1 [壅過]條引《管子·立政·九敗》，而該節並無所引文句；《續考》查實為《管子·立政九敗解》，僅一字之差，卻得之不易。《辭源》483.3 [向使]條，引《史記·秦始皇紀論》引賈誼：「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，……」《續考》曰：「《史記》原文作『藉使』，各本無異文。」並指出本篇另有「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」等句，「鄉」與「向」通，可資引用。《辭源》561.2 [四岳]條謂：「宋·孔平仲、明·楊慎都以四岳為一人。見《升菴經說·三·四岳為一人》。」《續考》為之補足：「孔平仲說見《珩璜新論》卷三第 48 則：……」於看似通達之處，識別其明障暗礁，此為學問家本能；於山窮水複之時，臻柳暗花明之境，此真考訂家本色也。

三曰作風嚴謹。大至重編詞條與調整義項，小至一字、一劃、一標點符號，皆一絲不苟，務期天衣無縫而後已。《續考》146 指出：作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者，乃三國吳之陸璣，而非晉陸機；141 指出：周穆王八駿之一的「奔宵」，字當作「奔霄」。《續考·〈辭源〉第一冊技術失誤續例》判明：[三神山]條「徐市」乃「徐市」之誤；[倒屣]條「王石丞」當改為「王右丞」；[商]字條「餘熱亦已末」，「已」乃「巳」字之訛；[坐曹]條「賊曹掾」當正為「賊曹掾」。《續考》255 [問諸水濱]條曰：楚人語「貢之不入，寡君之罪也，敢不供給」，句末當施問號。《續考》217 [右職]條曰：「蔡邕所云『臣愚，以為宜擢(張)文右職，以勸忠蹇。』」「臣愚」後不宜加逗。於細微處見精神，認真的辭書編者或修訂、考訂者，率皆如此。